

《文心雕龍》作家、作品風格論考

鄭根亨*

《目次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I. 前言 | V. 顯附(潘岳) |
| II. 典雅(班固、張衡、蔡邕) | VI. 繁縟(司馬相如、陸機、屈原、宋玉、枚乘) |
| III. 遠奧(阮籍、揚雄) | VII. 壯麗(嵇康、曹植) |
| IV. 精約(王粲、賈誼、王褒) | VIII. 結言 |

I. 前言
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中〈體性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程器〉篇以論述作家，作品風格為主。〈體性〉篇依據作家個性探討各作家的風格類型；〈才略〉篇論到「九代之文」的歷代各個重要作家的風格特色；〈程器〉篇論述作家的道德情操。此中，〈體性〉、〈才略〉兩篇，從風格方面評論了大量的作家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所評論的作家和作品，其優點與缺點同時存在，並含有同一的風格特色。本文以劉勰的八種基本風格類型（典雅、遠奧、精約、顯附、繁縟、壯麗、新奇、輕靡）評論各個作家的風格特點。

II. 典雅(班固、張衡、蔡邕)

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中，對於班固文章的論述有〈辯騷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贊〉、〈祝盟〉、〈銘箴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諧謔〉、〈史傳〉、〈封禪〉、〈體性〉、〈比興〉、〈夸飾〉、〈事類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知音〉、〈程器〉等十七篇[註一]。其中，〈祝盟〉、〈詮賦〉、〈辯騷〉、〈頌贊〉、〈知音〉、〈銘箴〉、〈事類〉、〈史傳〉、〈封禪〉、〈夸飾〉、〈才略〉等諸篇評論班固及其作品；〈諧謔〉篇論及班固的《漢書》編輯方法之一，〈諧謔〉篇曰：「漢世『隱書』，十有八篇，歆、固編文，錄之賦末。」〈比興〉篇曰：「至於揚班之倫，曹劉以下，圖狀山川，影寫雲物，莫不織綜比義，以敷其華，驚聽回視，資此效績。」此顯示出

* 臺灣 東吳大學 大學院。

揚雄、班固、曹植、劉楨等作家的「華麗」文風。但班固的文學風格可見符合於「雅懿」，〈體性〉篇曰·「孟堅雅懿，故裁密而思靡。」此文乃指班固的「雅懿」風格。〈封禪〉篇曰·「典引所叙，雅有懿乎。」〈雜文〉篇曰·「班固賓戲，含懿采之華。」〈詮賦〉篇曰·「孟堅兩都，明綯以雅瞻。」這些文章都闡論班固的文風就是「雅懿」。

對於張衡的論述有〈正緯〉、〈明詩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論說〉、〈奏啓〉、〈神思〉、〈體性〉、〈通變〉、〈麗辭〉、〈比興〉、〈夸飾〉、〈事類〉、〈指瑕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等十六篇〔同註一〕。〈正緯〉、〈明詩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雜文〉、〈通變〉、〈事類〉、〈時序〉、〈論說〉、〈夸飾〉、〈神思〉、〈比興〉、〈指瑕〉等諸篇評論張衡及其作品；〈麗辭〉篇論述張衡的創作方法，曰·「自揚馬張蔡，崇盛麗辭。」張衡的文學風格特點可說是「博雅」，〈才略〉篇曰·「張衡通瞻」〈明詩〉篇曰·「平子得其雅」〈體性〉篇曰·「平子淹通，故慮周而藻密」此可見張衡的文風符合於「博雅」，所以他的思慮是周密的，辭藻是細密的。而他通達於天文、曆算，而發明渾天儀、候風地動儀，是博學多能的科學者，這也代表的博雅見識。〈神思〉篇曰·「張衡研京以十年」〈詮賦〉篇曰·「張衡二京，迅發以宏富」張衡十年間所研究的宏富規模的二京賦，也和張衡的「博雅」文風有密切的關係。

對於蔡邕的論述有〈頌贊〉、〈誄碑〉、〈雜文〉、〈奏啓〉、〈麗辭〉、〈事類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等八篇〔同註一〕。除了〈麗辭〉篇以外，其它多半在評論蔡邕及其作品。蔡邕文章的主要風格也是「典雅」，〈奏啓〉篇曰·「蔡邕銓列於朝儀，博雅明焉」〈才略〉篇又曰·「蔡邕精雅，文史彬彬，隔世相望。」這就指蔡邕文風具有「典雅」的特點。他的「典雅」風格表現在碑文中，〈誄碑〉篇曰·「自後漢以來，碑碣雲起；才鋒所斷，莫高蔡邕。觀『楊賜』之碑，骨鯁訓典，『陳』『郭』二文，句無擇言，『周』『胡』衆碑，莫非精允。其敘事也該而要，其綴采也雅而澤，清詞轉而不窮，巧義出而卓立；察其爲才，自然而至矣。」總而言之，「典雅」是蔡邕文章風格的主要特點。

Ⅲ. 遠奧(阮籍、揚雄)

在〈明詩〉、〈體性〉、〈才略〉三篇〔同註一〕可見阮籍的文章風格。他的文風特點歸結於「遠奧」。〈體性〉篇曰·「詞宗倣儻，故響逸而調遠」〈明詩〉篇曰·「阮旨遙深，故能標焉」此就指阮籍文風的特點是「遠奧」的。《文選》阮籍〈詠懷詩十七首〉顏延年、沈約等注曰·「詞宗身仕亂朝，常恐懼謫遇禍，因茲發詠，

故每有憂生之嗟。雖志在刺譏，而文多隱避，百代之下，難以情測，故粗命大意，略其幽旨也。」[註二]，又《詩品》〈晋步兵阮籍詩〉曰·「而詠懷之作，可以陶性靈，發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會于風雅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至遠大，頗多感慨之詞。厥之淵放，歸趣難求。」[註三]「幽」，「淵放」就是與八體的「遠奧」風格一脈相通。

對於揚雄的論述有〈辯騷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贊〉、〈銘箴〉、〈誄碑〉、〈哀弔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諸子〉、〈封禪〉、〈書記〉、〈神思〉、〈體性〉、〈通變〉、〈麗辭〉、〈比興〉、〈夸飾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練字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知音〉、〈程器〉等二十一篇[同註一]。其中，除了〈麗辭〉篇以外，都評論了揚雄及其作品。揚雄的文學風格就是「深隱」的。〈雜文〉篇曰·「揚雄覃思文閣，業深綜述」〈體性〉篇曰·「子雲沉寂，故志隱而味深」〈才略〉篇曰·「子雲屬意，辭義最深」〈詮賦〉篇曰·「子雲『甘泉』，構深偉之風」此都指揚雄「深隱」的風格特點。〈練字〉篇曰·「故陳思稱·『揚馬之作，趣幽旨深，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，非博學不能綜其理』。豈直才懸，抑亦字隱。」此就說揚雄的作品，因使用曖昧的文字而難解其「深隱」作風。〈夸飾〉篇曰·〈子雲『校獵』，鞭宓妃以饜屈原；張衡『羽獵』，因玄冥於朔野，變彼洛神，既非魍魎，惟此水師，亦非魍魎；而虛用濫形，不其疏乎!。」〈哀弔〉篇曰·「揚雄弔屈，思積功寡，意深反騷，故辭韻沈隄。」〈誄碑〉篇曰·「揚雄之誄『元后』，文實繁穢。」這些文章都可見劉勰對揚雄浮淺文風的不滿意見解。但揚雄的這種文學風采，就根據他本身的才性，所以〈知音〉篇曰·「揚雄自稱·」『心好沉博絕麗之文』，共事浮淺，亦可知矣。」。

IV. 精約(王粲、賈誼、王褒)

對於王粲的論說有〈明詩〉、〈詮賦〉、〈哀弔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論說〉、〈神思〉、〈體性〉、〈麗辭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程器〉等都十一篇[同註一]。作家的個性和文思，與其文學風格有密切的關係[註四]。王粲的個性相當急躁，在〈體性〉、〈程器〉兩篇中可見，〈體性〉篇曰·「仲宣躁競，故穎出而才果」〈程器〉篇曰·「仲宣輕脫以躁競」。所以他的文思有敏捷的傾向，〈才略〉篇曰·「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辭少瑕累」所以〈神思〉篇曰·「仲宣舉筆似宿構」。王粲的文學風格特點是「精密」的，〈詮賦〉篇曰·「仲宣靡密，發篇必適」〈論說〉篇曰·「仲宣之去伐……師心獨見，鋒穎精密，蓋論之英也。」此就指王粲文風的「精密」特點。

對於賈誼的論述有〈諸子〉、〈奏啓〉、〈議對〉、〈體性〉、〈事類〉、〈才略〉、〈哀弔〉、〈章句〉等八篇〔同註一〕。賈誼的文思敏銳又通暢，他的文章風格也有「精雅」的特點。〈才略〉篇曰·「賈誼才穎，陵軼飛兔，議愜而賦清」〈體性〉曰·「賈生俊發，故文潔而體清」〈奏啓〉篇曰·「賈誼之務農，……理既切至，辭亦通辯，可謂識大體矣。」「才穎」、「俊發」與「通辯」是指他的文思。又〈哀弔〉篇曰·「自賈誼浮湘，發憤弔屈，體周而事覈，辭清而理哀，蓋首出之作也。」「周」和「清」就是與「精雅」風格特點一脈相通的。

對於王褒的論說只不過〈詮賦〉、〈比興〉、〈才略〉等三篇而已〔同註一〕。在這三篇裡，只有〈才略〉一篇論說他的文學風格特點，曰·「王褒構采，以密巧爲致，附聲測貌，冷然可觀。」故言他的文學風格是「精巧」。

V. 顯附(潘岳)

對於潘岳的評論有〈明詩〉、〈詮賦〉、〈祝盟〉、〈諧謔〉、〈書記〉、〈誄碑〉、〈體性〉、〈聲律〉、〈比興〉、〈指瑕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程器〉等十三篇〔同註一〕。此都是對潘岳及其作品的論說。〈體性〉篇曰·「安仁輕敏，故鋒發而韻流」他的文思是輕薄敏銳，這樣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自然有「辭直義暢」的風格特點〔註五〕，〈才略〉篇曰·「潘岳敏給，辭自和暢，鍾美於『西征』，賈餘於哀誄，非自外也。」潘岳的「義暢」文風以哀誄見長，《晉書》〈岳潘傳〉曰·「岳美姿儀，辭藻絕麗，尤善爲哀誄之文。」〔註六〕。他的風格是「顯附」的，〈哀弔〉篇曰·「潘岳繼作，實鍾其美。觀其慮瞻辭變，情洞悲苦，敘事如傳。結言摹詩，促節四言，鮮有緩句；故能義直而文婉，體舊而趣新，『金鹿』、『澤蘭』，莫之或繼也。」由此可知，潘岳文風就具有「顯附」特色。

VI. 繁縟(司馬相如、陸機、屈原、宋玉、枚乘)

對於司馬相如的評論有〈辯騷〉、〈明詩〉、〈樂府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贊〉、〈哀弔〉、〈詔策〉、〈檄移〉、〈封禪〉、〈神思〉、〈體性〉、〈風骨〉、〈通變〉、〈麗辭〉、〈夸飾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練字〉、〈物色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知音〉、〈程器〉等二十二篇〔同註一〕。這些幾乎都評論司馬相如及其作品。其中，只〈麗辭〉一篇論到作家的創作方法而已。〈體性〉篇曰·「長卿

傲誕，故理侈而辭溢」〈明詩〉篇曰·「嚴、馬之徒，屬辭無方」此就指司馬相如的文學個性。由於這樣他的個性，他的文學風格也自然歸結於「夸豔而淫濫」。〈才略〉篇曰·「相如好書，師範屈宋，洞入夸豔」〈夸飾〉篇曰·「相始憑風，詭濫愈甚」〈物色〉篇又曰·「長卿之徒，詭勢瑰聲，模山範水，字必魚貫，所謂『詩人麗則而約言，辭人麗滔而繁句』也。」所以他的文學風格特點可說是「繁縟」。在司馬相如的作品裡他的文學特點也時時顯示出，〈檄移〉篇曰·「相如之『難蜀老』，文曉而喻博，有移檄之骨焉。」〈詮賦〉篇曰·「相如『上林』，繁類以成豔」〈風骨〉篇曰·「相如賦仙，氣號凌雲，蔚為辭宗，乃其骨力適也。」〈夸飾〉篇曰·「故上林之館，奔星與宛虹入軒；從禽之盛，飛廉與焦明俱獲。」此便是由於司馬相如的文學風格特點所顯示的文章表現。

對於陸機的評論十九篇都有〔同註一〕。〈明詩〉、〈樂府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贊〉、〈哀弔〉、〈雜文〉、〈史傳〉、〈檄移〉、〈議對〉、〈書記〉、〈體性〉、〈鎔裁〉、〈聲律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總術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程器〉、〈序志〉篇等都論述陸機及其作品。陸機的文學風格特點也可說是繁縟，〈才略〉篇曰·「陸機才欲窺深，辭務索廣，故思能入巧，而不制繁。」〈體性〉篇曰·「士衡矜重，故情繁而辭隱」〈鎔裁〉篇曰·「士衡才優，而綴辭尤繁」此都指陸機文風的「繁縟」特點。陸機這種繁縟的文學風格，表現在多篇的文章中，〈哀弔〉篇曰·「陸機之弔魏武，序巧而文繁。」〈議對〉篇曰·「及陸機斷議，亦有鋒穎，而腴辭弗剪，頗累文骨，亦各有美，風格存焉。」〈鎔裁〉篇曰·「文賦以為『榛桔勿剪，庸音足曲』，其識非不鑒，乃情苦芟繁也。」劉勰又顯示對陸機文章的不滿和肯定，〈鎔裁〉篇曰·「及雲之論機，亟恨其多，而稱『清新相接，不以為病』，蓋崇友于耳。夫美錦製衣，修短有度，雖翫其采，不倍領袖。」〈總術〉篇曰·「昔陸氏『文賦』，號為曲盡，然汎論纖悉，而實體未該。故知九變之貫匪窮，知言之選難備矣。」這些是劉勰對陸機文章饒舌和無深的不滿見解。〈雜文〉篇曰·「唯士衡運思，理新文敏，而裁章置句，廣於舊篇。」〈檄移〉篇曰·「陸機之『移百官』，言約而事顯，武移之要者也。」此是對陸機文章新敏和約顯的肯定評論文。

對屈原的評論有〈辯騷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頌贊〉、〈祝盟〉、〈聲律〉、〈比興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物色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知音〉、〈程器〉等十二篇〔同註一〕；對於宋玉的論述有〈辯騷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諧謔〉、〈麗思〉、〈比興〉、〈夸飾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等九篇〔同註一〕。屈原和宋玉的文學表現以楚辭為主，〈才略〉篇曰·「屈宋以楚辭發采」。他間的文學風格特點可歸納於「博喻醜采」，〈辯騷〉曰·「『騷經』、『九章』，朗麗以哀志；『九歌』、『九辯』，綺靡以傷情，『遠遊』、『天問』，瑰詭而慧巧，『招魂』、『大招』，豔耀而采華；『卜

居』標放言之致，『漁父』寄往之才。故能氣往轍古，辭來切今，驚采絕豔，難與並能矣。」其中，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問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漁父》是屈原的作品；《九辯》、《招魂》是宋玉的作品，此都以深華濃采的文風所作的作品。又屈原的文風可見在〈頌贊〉和〈比興〉兩篇，〈頌贊〉篇曰·「三閭『橘頌』，情采芬芳，此類寓意，乃葦及乎細物矣。」〈比興〉篇曰·「三閭忠烈，依詩製騷，諷兼比興。」宋玉文風的描寫也見在〈詮賦〉、〈夸飾〉篇，〈詮賦〉篇曰·「宋發夸談，實始淫麗。」〈夸飾〉曰·「自宋玉、景差，夸飾始盛」此皆指其「博喻」的文風。

對於枚乘的評論有〈辯騷〉、〈明詩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詮賦〉、〈通變〉、〈章句〉、〈比興〉、〈才略〉、〈程器〉等九篇〔同註一〕。枚乘的文學風格特點，從他所寫二篇作品中可見。《七發》可發現夸麗的文風；《兔園賦》可知有精約的文學風格。〈辯騷〉篇曰·「枚、賈追風以入麗」〈雜文〉篇曰·「及枚乘摘豔，首製『七發』，腴辭雲構，夸麗風駭。」又曰·「自『七發』以下，作者繼踵，觀枚氏修唱，信獨拔而偉麗矣。」〈才略〉篇曰·「枚乘之『七發』，鄒陽之上書，膏潤於筆，氣形於言矣。」因而他以夸麗文風創造《七發》的文學表現。〈詮賦〉篇曰·「枚乘『兔園』，學要以會新」此指《兔園賦》的文章風格是「精約」的。

Ⅶ. 壯麗(稽康、曹植)

對於稽康的評論有〈明詩〉、〈論說〉、〈書記〉、〈體性〉、〈才略〉等五篇〔同註一〕。其中〈論說〉、〈才略〉兩篇顯示稽康的文思；〈明詩〉、〈書記〉、〈體性〉等三篇表現他的文學風格特點。他的文思可說是「獨見」，〈論說〉篇曰·「叙夜之辨聲……並師心獨見，鋒穎精密，蓋論之英也。」又〈才略〉篇曰·「稽康師心以遣論」《文心雕龍讀本》云·「稽康師心以遣論：稽康有『養生論』、『聲無哀樂論』、『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』、『釋私論』、『管蔡論』、『明膽論』；師心，依循一己的想法，創造發明。」〔註七〕此說是稽康依循自己的構想而遣發了獨創的理論，此就指他的「獨見」文思。稽康的文學風格特點就符合於「清峻」，〈明詩〉篇曰·「稽志清峻，阮旨遙深，故能標焉。」〈書記〉篇曰·「稽康絕交，實志高而文偉矣。」〈體性〉篇曰·「叔夜俊俠，故興高而采烈」這些文章都顯示出稽康文風的「清峻」特點。《詩品》〈晉中散稽康詩〉曰·「頗似魏文，過為峻切。評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。然託喻清遠，良有鑿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」〔註八〕此亦是對稽康清峻文風特點的旁證。

對於曹植的評論有〈明詩〉、〈樂府〉、〈頌贊〉、〈祝盟〉、〈誄碑〉、〈雜文〉、〈諧讒〉、〈論說〉、〈封禪〉、〈章表〉、〈神思〉、〈定勢〉、〈聲律〉、〈比興〉、〈事類〉、〈練子〉、〈隱秀〉、〈指瑕〉、〈時序〉、〈才略〉

〈知音〉、〈序志〉等二十二篇〔同註一〕。其中多半評論曹植及其作品。曹植的文思敏捷，〈才略〉篇曰：「子建思捷而才雋，詩麗而表逸」又〈神思〉篇曰：「子建授牘如口誦」這是說敏捷的文思。曹植的文學風格特點難以一言斷定，〈明詩〉篇曰：「若夫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，華實異用，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潤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沖、公幹。」這裡所謂「兼善」，就是兼有雅、潤、清、麗等四種風格特色。《詩品》〈魏陳思王植詩〉曰：「其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，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群。嗟乎，陳思之于文章也。」〔註九〕這又可見曹植文風的錯綜複雜。這種錯綜複雜的文風，《文心雕龍》裡也有諸論述，〈雜文〉篇曰：「陳思『七啓』，取美於宏壯」〈章表〉篇曰：「陳思之表，獨冠群才。觀其體瞻而律調，辭清而志顯，應物製巧，隨變生趣，執轡有餘，故能緩急應節矣。」〈比興〉篇曰：「至於揚班之倫，曹劉以下，圖狀山川，影寫雲物，莫不織綜比義，以敷其華，驚聽回視，資此效績。」〈諧謔〉篇曰：「至魏文、陳思，約而密之」在這些文章又可知曹植兼有宏壯、清冽、華麗而簡周的文學風格。

VIII. 結 言

以上所列舉的只是《文心雕龍》中評述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的風格。《文心雕龍》所列舉的作家及其作品，總計得二百八十一人〔註十〕。其中，除了上所述的作家及其作品以外，另外還有對其他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評論，因為評論比較零碎又不明白，故難於闡論。劉勰評論作家及其作品風格的方法，大致分爲二途；一是從前人的文學資料中繼承來的，一是劉勰自己從大量的作家及其作品中所闡論的歸納方法，此都在說明內容和形式方面〔註十一〕。又劉勰對於各作家及其作品的風格類型，只要求八體中一種的風格特點，此爲了把作家的個性及其文學風格融而爲一，此可說是劉勰對作家、作品的揭限性。〈體性〉篇曰：

是以賈生俊發，故文潔而體清；長卿傲誕，故理侈而辭溢；子政簡易，故趣昭而事博；子雲沉寂，故志隱而味深；孟堅雅懿，故裁密而思靡；平子淹通，故慮周而藻密；仲宣躁競，故穎出而才果；公幹氣褊，故言壯而情駭；嗣宗傲儻，故響逸而調遠；叔夜俊俠，故興高而采烈；安仁輕敏，故鋒發而韻流；士衡矜重，故情繁而辭隱；觸類以推，表裡必符。豈非自然之恒資，才氣之大略哉！

上文就是指依據各作家的個性，與其作品風格的聯繫性是一致的。

[附 註]

- 註一：見沈謙老師著《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》，頁二四一至二五八，華正書局。
- 註二：見《文選》卷第二十三。
- 註三：見《詩品注》卷上。
- 註四：見《文心雕龍學刊》、〈第一輯〉 中詹鏜著（《文心雕龍》對作家作品風格的評論），頁三一六，齊魯書社。
- 註五：同註四，頁三二〇。
- 註六：見《晉書》卷五十五。
- 註七：見王更生老師著《文心雕龍讀本》下卷，頁三三四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註八：同註三，卷中。
- 註九：同註三，卷上。
- 註十：見沈謙老師著《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》，頁二三九，華正書局。
- 註十一：同註四，頁三二二。

[參 考 文 獻]

- 文選，華正書局。
- 詩品，正中書局。
- 晉書，鼎文書局。
- 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，沈謙老師著，華正書局。
- 文心雕龍讀本，王更生老師著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文心雕龍綜論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，學生書局。
- 劉勰和文心雕龍，陸侃如、牟世金共著，國文天地。
- 文心雕龍新探，張少康著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文心雕龍新論，王更生老師著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輯，王更生老師著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，張少康著，文史哲出版社。
- 文氣與文章創作關係研究，朱榮智著，師大書苑。
- 文心雕龍美學，繆俊杰著，北京新華書店。
- 文心雕龍學刊第一輯，齊魯書社。
-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，曹道衡著，中華書局。